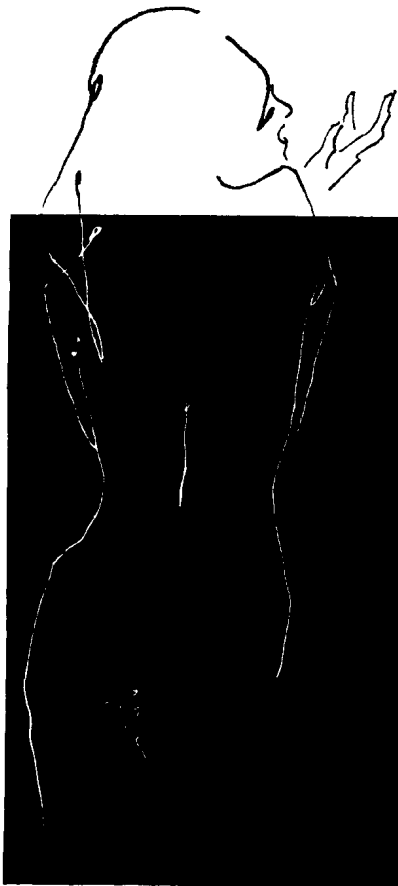


.... Weinasidedansheng



维纳斯的诞生

石 湾 • 四川文艺出版社



维纳斯的诞生

石 湾

责任编辑：刘慧心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龙小龙

书名 维纳斯的诞生

作者 石 湾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成都印刷一厂

1986年9月第一版

198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600 册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75

字数 95 千

书号：10374·275

定价：1.10元

目 录

艺术的果子怎样成熟

——记著名话剧演员石维坚…………… 1

敬礼，银幕上的中国母亲！…………… 17

在喜剧道路上辛勤探索

——记话剧演员王景愚…………… 28

艺术长青

——记著名话剧演员雷平…………… 37

象雪花一样纯洁…………… 55

新秀，她当之无愧

——青年演员殷新…………… 60

独具魅力的男子汉气派

——记青年演员刘信义…………… 70

“忘不了导演的帮助……”

——访电影演员王馥荔…………… 84

秋燕，从武林飞向影苑…………… 92

一颗赤子之心

——访著名歌唱家叶佩英……………101

歌声中的眼泪哪里来?

——访著名歌唱家胡松华……………105

谷建芬与歌坛新秀……………109

喜年少 琴艺巧

——记小提琴演奏家胡坤……………116

画到生时是熟时

——记舞台服装设计家李克瑜……………123

他从临摹扑克牌开始……………132

走自己的路

——记小画家卜竑的成长……………136

在“奇妙的画廊”里……………142

“维纳斯”的诞生……………151

后记……………178

艺术的果子怎样成熟

——记著名话剧演员石维坚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只要在秋霜里结好你的果子，又何必在春花面前害羞！……”邓颖超同志在首都文艺界一次茶会上即兴朗诵了这几句诗。她说：“前些天，我看电视时听一位得奖的演员朗诵了一首诗，我最喜欢的几句还记得。……”这位得奖演员，就是影片《天云山传奇》中罗群的扮演者石维坚。

在银幕上，石维坚并非是观众常见的名字。他在《天云山传奇》之前主演的《熊迹》和《并非一个人的故事》，也不都是优秀之作，他走上银幕是近几年的事。但在话剧舞台上，他已经度过了三十个春秋。“十年内乱”期间，石维坚是遭受了许多磨难，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正是一颗“在秋霜里结好的果子”。继罗群之后，他又在我国的话剧舞台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孙中山的光辉形象，标志着他在艺术上已经渐渐成熟了。

这颗“艺术的果子”是怎样成熟的呢？

“今天，你的戏闪光了！”

一九三四年，石维坚出生在江苏淮安农村。在他出世之前，祖父已和祖母分开，住进了兴化城。九岁时，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把他送到祖父那里上学。由于后续的祖母待他很刻薄，因而这个早早失去母爱的孩子非常痛苦。幼小的石维坚，曾想过自杀，或投奔新四军。有一年冬天，他就独自跑回在解放区的祖母家里去生活了半年。最使他难以忘怀的，是过春节时挤到土台子前去看新四军宣传队演戏。这便是他最初所受的革命的教育与影响。

十一岁时，父亲把他带到上海读书。尽管继母很会为人，但他的心情仍是压抑的，常常跑到黄浦江边去，独自默默望着江水抹眼泪。这就使他由于心情上长期压抑，养成了拘谨深沉的性格，并使他在兴奋之时，往往易于感情用事。这些，对后来他成为一个性格内向、表演富有激情的演员都是密切相关的。

石维坚自小就爱好文艺，放学回家经过戏园子门口，总要把脸贴在门缝上朝里看戏。临散场时，戏园门提前开了，他也总要跑进去看上几分钟。大团圆的场面不知看了多少遍，但总也看不腻。一

九四八年，为了毕业后有个“铁饭碗”，父亲让他去报考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考进机械职业学校后不久，上海就解放了。当时，他在学生会担任戏剧组长。一九五〇年底，考进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培养学馆。

在学馆学习期间，他自己编演的小品都很一般，只是在别人编的一个小品里，他扮演的弄堂里的小孩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这个节目里，他为那个弄堂小孩设计了一个动作：卖了东西回来，把篮子套在脑袋上……尽管没一句台词，但显得很有生活气息。这与他在闸北棚户区住了好几年的生活积累是分不开的。

一九五二年八月，学馆结业之后，石维坚参加第三次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演出了向著名戏曲演员王少舫、潘璟琨学习来的黄梅戏《夫妻观灯》。回国后，他先后参加了《抗美援朝大活报》、《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在新事物面前》、《法西斯细菌》、《刘胡兰》、《明朗的天》的演出。在这些戏中，他大都是扮演群众角色，表演上没有给人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周围的同志最多说一句：“嗯，小石的形象还不错。”只有一回，他在《刘胡兰》中扮演一个战士，在演到刘胡兰牺牲后，战士们纷纷表示要为她报仇时，他竟忘了是在演戏，真正地被刘胡兰的事迹感动了，真挚的感情很自然地流露了出来。

散戏后，回家的路上，陈奇和另一位老演员拽他坐上了三轮车，亲昵地把他夹在中间，夸他说：“小石，今天你的戏闪光了！”这是他登台以来所听到的第一次表扬！

记住：“只有小演员，
没有小角色。”

一九五六年，为支援中央实验话剧院的筹备组，石维坚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另外四个青年演员一起，调到了北京。到北京之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剧院里钻研业务的空气很浓，他感觉是走进了另一座艺术宫殿。

到中央实验话剧院之后，在艺术上对石维坚影响最大的是总导演孙维世。如果说，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黄佐临、丹尼把他引上了一条表演要走真实的现实主义艺术道路的话，那么，真正地创造角色，并对演员这个职业有了深刻的认识，是在参加《同甘共苦》的排演之后。《同甘共苦》是中央实验话剧院排演的第一出戏。开初，他感到很惊奇，孙维世安排张平、王一之等老演员在戏里跑群众。喂，他们在部队里是中校衔的军官，都当团长了，也演群众角色？！他演的也是一个群众角色——将军的

通讯员。无论是大、小演员，孙维世都一样严格要求，排练场上，左一遍、右一遍地“再来，再来！”有一次，排到石维坚时，他由于紧张，在上台阶时差点绊了一跤，唯一的一句台词也不知是怎样说出来的。孙维世立即把戏打断了，问他：“你说的什么？”石维坚感到脸上发烧，头也不敢抬，话也答不上，差点儿没哭出来。心想，一顿批评是逃不脱了。谁知，他听到的却是孙维世和蔼的声音：“小石，刚才我没听清，把你的词再说一遍给我听听。”石维坚只好又说了一遍。“这不是很好吗？就这样说。这个台阶你没走惯，多走几遍，就习惯了。好，咱们再来一遍。”孙维世温和的语调里，充满了对他的体贴和鼓励，使他从极度紧张中解放出来，建立起演好这个角色的信心。等到戏演出之后，孙维世在总结发言中，居然还表扬了石维坚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肯定了他在很少的一点戏中，创造了一个纯朴的、朝气蓬勃的青年战士形象。孙维世还强调说，每一个演员，都要重视学习，要抓住每个创作实践的机会，千万不要轻视群众角色。

这是石维坚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后，孙维世给他上的第一课。使他认识到，每一个群众角色，都是演出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每个演员身上都负有同样的责任，演好任何一个角色，都是重要和光荣的，都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在孙维世的言传身

教之下，同志们都注意了演员的道德修养，整个话剧院形成了一个普遍重视群众角色的良好风气。当时，他们把后台一个化妆间风趣地称作为“总演员办公室”，每当主要角色上场了，演群众角色的演员们就聚集在这里切磋表演上的得失。总导演是哪个戏都要过问的，他们是“跑群众”的，也是哪个戏也离不开的，岂不是“总演员”么？在“总演员办公室”里，石维坚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树立起了这样一个信念：无论是扮演怎样不重要的群众角色，也一定发挥自己的想像力，把人物形象塑造好。实在没有办法了，哪怕是在化装上，也要给人留下个难忘的印象。有一次，石维坚在《不断革命》里扮演一个老头，只有两句台词，他就在化装上仔细琢磨、下功夫，等他上场了，连兼搞美术的王一之都认不出是谁扮演的，直到他开口说了两句台词，才明白：“喔，原来是小石！”

从弗罗林多到侯朝宗

一九五九年，在复排《一仆二主》时，为培养青年一代，孙维世大胆提议，全部用新演员。当石维坚听到由他扮演主角之一的弗罗林多时，他异常兴奋。因为他早就爱上了这个角色，全部台词也已背得滚瓜烂熟，意大利十八世纪的礼节、击剑技

术，以及肩披斗篷、手拿拐杖的骑士风度等等，在后台不知试过了多少遍，连每个舞台调度都准确无误地记熟了。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上台”。他想，演好这个角色是不成问题，心里充满了信心。可是，未曾想第一次排练就“砸锅”了！他完全模仿和照搬原来扮演弗罗林多的老演员的那一套，离开了角色的人物思想，没有一点儿热情。孙维世给他讲了个故事：“有位京剧演员，演出了梅派名剧《洛神》，她学得一丝不苟，哪儿都象梅兰芳，只有一点不同，就是梅兰芳演的是洛神，而她演的是梅兰芳，结果失败了。”石维坚立刻意识到，他和那位京剧演员犯的是一个毛病，想走捷径。孙维世启发他说：“表演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作为一个演员，如果不去深入地研究剧本，刻苦地钻研所要扮演的角色，不根据自身的条件努力进行一番再创造，而只是简单地从外形上去模仿老演员，坐享别人的劳动成果，走一条取巧的捷径，那是不可能成功的。小石啊，创造角色，光是皮肉上的劳动是不够的，要铸入自己的生命才行。艺术贵在创造！”在孙维世的帮助下，他就象接到一个新角色似的，重新去研究剧本和人物。在再度进入排练时，由于他对角色有了新感受，终于从死胡同里走了出来，根据自身的条件进行表演，准确、生动、形象地揭示了角色的人物心灵。走上了一条比较正确的创造

道路。

在探求艺术的道路上，能取得一点成功的经验，是很宝贵的。但是，经验也可能成为继续前进的包袱。一九六一年，石维坚在排练《桃花扇》中扮演侯朝宗时，就因为他片面地记取了扮演弗罗林多时的经验教训而又走了一段弯路。孙维世在看完连排后对他说：“你心里的感情很丰富，可是这种感情没有通过形体动作充分表现出来。”并提醒他说：“你在《一仆二主》中之所以走弯路，不是因为你练了身段，而在于你虽然练了，但没有理解它，而今天你理解了，就应该找到准确而恰当的形势把它表现出来。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啊！”

弗罗林多是十八世纪意大利的骑士，侯朝宗是明末清初的名士，形体训练是截然不同的。当时，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劳逸结合，国务院指示各中直文艺团体放假二十天。同志们都外出玩去了，就石维坚一人留了下来。正巧，他在北海湖畔练功时，结识了每天早晨来此练声、练武的重庆川剧院的演员胡明克。他觉得，与京剧相比，川剧的表演更接近生活，吸收到话剧中来也较容易。于是，他就拜胡明克为师，从台步、身段到怎样用摺扇、水袖，一点一滴地学，既反复琢磨怎样把戏曲的表演传统与话剧结合起来，又认真思考怎样把人物丰富的内

心情感通过恰当的形体动作充分表现出来。在胡明克的辅导下，经过二十天的挥汗练习，石维坚在表现侯朝宗这个人物上有了明显的提高。公演之后，获得了一致好评。

从弗罗林多到侯朝宗，石维坚在艺术实践中体会到，内心体验与外部体现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偏废。没有内心体验的形体动作，是没有灵魂的躯壳；而演员在表演角色时，如果仅仅停留在内心体验上，不去寻找最恰当、最富有表现力的外部动作，就成了川剧里说的“肚子里五湖四海，脸上分不出春夏秋冬”，无法表达人物丰富的思想感情，也就无法去感染观众。在石维坚的表演艺术上，弗罗林多和侯朝宗是两个具有转折或飞跃意义的角色。

不能演工农兵是一种悲哀

扮演了弗罗林多和侯朝宗之后，石维坚颇有一点名气了。但是，这两个角色都不是当代的英雄形象，一个是外国的“骑士”，一个是古代的公子。由于他创造后一角色给人印象较深，在生活中，竟有人就把他唤作“侯公子”但石维坚觉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演员，不能演工农兵人物，是一种悲哀。因此，当剧院准备排演《汾水长流》时，

他便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尽管扮演主角郭春海的演员已经选定，他还是给孙维世写了一封信，希望剧院领导和导演能给他一个尝试的机会：扮演郭春海。

孙维世没有立即满足石维坚的要求。她让副导演来向他提出个意外的问题：“调你去当《汾水长流》的场记，你干不干？”石维坚想：能跟着孙维世排戏，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于是，他就随剧组到山西榆次深入生活去了。戏是在乡下开排的。开排前，孙维世忽然宣布：“石维坚扮演郭春海的B角。”石维坚既高兴，又有些紧张。因为他是第一次担负这样重要的角色，还兼着场记。开排了，孙维世用的办法是很“绝”的，排的时候只排A角，等一场戏排完，要顺一遍的时候，突然说：“小石，你上去走一遍。”幸好石维坚在看A角排戏时十分用心，第一遍就很顺利地“走”下来了。后来，就形成了一个规矩，每场戏排时是A角，“走一遍”就是石维坚。这使石维坚感到，他始终是处在一种竞技状态中间，仿佛是一个电灯泡，导演什么时候要用你，一按上去就得发亮放光。后来，回到北京细排，也一直是排A角，等到连排完了，孙维世又突然宣布：“明天由石维坚彩排！”戏正式上演了，A角演第一、二场，石维坚演第三、四场，然后一直是A、B角倒换着演。石维坚感到，从表

面上看,孙维世所采取的这种导演办法,似乎是不近情理的;但,对他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信任。她不是一般地来支持你的要求,而是用一种严格的办法来考验你,培养和造就你,表现了她对演员最大的爱护。为此,石维坚感动得掉下了热泪。他感到,这是演员的一种难得的幸福。

“文革”之苦在艺术上得到了补偿

正当石维坚在孙维世等前辈艺术家的培养与引导下,学会了独立创造角色,在艺术上有所新的追求和探索之时,霹雳一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十年内乱中,石维坚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父亲和继母在运动初期就含冤而死。他本人,先因不肯揭发孙维世的“罪行”,被打成“保孙小丑”而流浪在外,进过东北的收容所。后来,又被无端戴上“5.16”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隔离审查了两三年,倍受凌辱……但是,他并没有在逆境中消沉。他牢记住了父母亲在《绝命书》中嘱咐他的一句话:

“你要听党的话,不要因个人的冤屈误解党。”

“四人帮”粉碎之后,他又演戏了。但是,毕竟离舞台久了,刚开始演戏,好象浑身都长了锈,演个群众角色,都觉得有点活动不开似的。一九七九年,石维坚在《未来在召唤》中成功地扮演了一个

工厂的技术员。刚接受任务时，他看了剧本，直感到发怵。因为这个角色主要的戏，是第七场群众大会上的一个发言。这个发言，长达三分钟，而且是一上台就发言，前六场戏都没有这个角色出场。在生活中，作三分钟的发言那是很平常的事。但在舞台上，要作这样“空前绝后”的三分多钟的发言，却是很难“讨好”的。后来，石维坚仔细地阅读了剧本，反复推敲了这段台词。使他感到，这是剧作者最想说的一段话，也是他自己要想倾吐的一番肺腑之言。因此，每当读到“我们也是人，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哪！”他便由这位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技术员联想到他所尊敬的总导演孙维世，以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遭遇，心中激起了难以平静的波澜！……排演时，他不再觉得这段台词长了。每当他作这段“发言”时，就觉得是代表着许许多多十年内乱中受打击、迫害、株连的人说话一样，充满了激情。正由于他的“发言”真实感人，演出时剧场效果十分热烈。观众们不仅为这三分钟的发言报以掌声，还不时高喊：“说得好！”甚至有观众拉着身边的同伴说：“等他说完了，你上去接说呀！”

与在《未来在召唤》中饰技术员相仿，石维坚带着“文化大革命”的切身体会，在电影《天云山传奇》里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罗群。由